

考古学与《希伯来圣经》^①

Matthieu Richelle

（法语鲁汶大学）

在面向普罗大众的出版物中，保守的基督教作者经常援引考古发现来证明《圣经》的历史真实性。另一方面，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又会在媒体上断言，考古遗存证实了《圣经》在许多方面皆为虚构。两方学者同时利用考古学，却达成如此不同且对立的看法，着实令人费解。今日，若要以科学的视角平衡地审视《圣经》^②与考古学之间的联系，首先需要更好地理解考古学的作用，即考古学如何增进和古代以色列及犹太历史相关的知识。这便需要同时认识到考古学的积极贡献和局限性。由此，才能更好地评判不同学者就《圣经》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所持有的立场，从而找到最准确的研究定位。最终，这将有助于以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传世文献《圣经》与考古发掘所获的物质遗存之间的具体关系。

一、考古学的贡献

毋庸置疑，考古学借助那些闻名于世的出土文物与历史遗址，

① 主编按：本文是作者按以下论文修订与扩充而成：M. Richelle, “Archéologie et Bible,” in *La foi chrétienne et les défis du monde contemporain*, ed. Ch. Paya and N. Farely, Cléon d’Andran: Excelsis, 2013, 151–159；作者已获该出版社授权将此论文修订版本的中译刊于本刊，中译者李思琪老师。论文原稿概述了作者本人的著作：M. Richelle, *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*, Peabody: Hendrickson, 2018。复旦历史学系在2022年3月31日主办线上讲座“以色列考古探秘”，作者在该讲座上分享了本文内容梗概。

② 本文将重点讨论《圣经》中的希伯来文部分，即《希伯来圣经》。

增进了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理解。和古代犹大历史相关的出土文物就有来自耶路撒冷希农谷斜坡（Ketef Hinnom）的一座坟墓，1979年于此地发现了两个银质小卷轴。这些小卷轴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600年左右，很可能是在来世保护死者的护身符。其上刻有祝福语，其中一句“愿耶和華賜福你，愿他保守你。愿耶和華让他的脸照耀（你）”尤为引人注目，因其非常类似《民数记》6:24-26所载的祭司祝福语。^①或许，此铭刻直接征引了《民数记》的字句——若是如此，这将是最早引用《圣经》文本的经外文献；又或许，此护身符的内容和《民数记》的祝福语征引了彼时既有的仪式表述。此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说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：最有趣的出土文物（人类活动的产物）往往是铭文，即出现在各类载体（如卷轴、陶片、石碑）中长短不一的文字。

而在众多重要的历史遗址中，巴比伦城值得一提。在那发现了一座七层高塔（ziggurat）的地基，学者们将这座建筑与著名的巴别塔（《创世记》11:1-9）相提并论。事实上，《圣经》中提到的大量遗址均已被发现，而这些发现又为古代西亚地图的现代绘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。^②

然而，若将考古学研究等同于发现遗存，那就过于简化考古学的实质贡献了。其主要贡献既不是发掘“宝藏”，也不是重现古代名城，而是辨析从发掘中获取的所有资料，以便从各个可能的维度重构过去。这些资料既有来自对建筑物的研究，亦有源于对烧焦谷物残骸的分析。换言之，这项工作需要多方面的技能，而对地面资料的搜集与利用需要多学科的合作。因此，当今考古学的一个显著特

① G. Barkay, M.J. Lundberg, A.G. Vaughn, and B. Zuckerman, “The Amulets from Ketef Hinnom: A New Edition and Evaluation,” *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* 334 (2004): 41-71.

② 和该地区历史地理有关的重要研究有：F.-M. Abel, *Géographie de la Palestine*, Paris: Gabalda, ³1967; Y. Aharoni, *The Land of the Bible: A Historical Geography*, London: Burns and Oates, 1966; Z. Kallai, *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ible: The Tribal Territories of Israel*, Jerusalem / Leiden: Magnes / Brill, 1986。